

乃上前接話，講安「黃魚」價錢，就回店取手提包，不多一刻，車即開行，那天天氣甚好，仍見枝上堅冰瓏玲，山頭積雪未解，寒風澈骨，黃魚客人僅三條，陌生異常，互不搭話，所幸車行順速，由貴陽至馬場坪凡一百十五公里，三小時即達，午飯後因氣候奇寒，故不坐滑竿，改僱一人提行李，自己徒步向平越進發。才到南門口，就遇到同學一批，相見甚歡，因倪君志鏘之堅邀，就和其他諸人分別，直奔倪君住所，

晚飯時，倪君特邀數友作陪，在廣東飯店小敘，鬧到很晚才又回倪君宿舍休息，臨上床時，倪君突然問我：「可知道朱和瑩之事？」我因為一天忙碌，早把昨晚夢境中事忘的乾乾淨淨，經他一問，頓覺奇怪，便回他說：「我不知道有什麼事。」倪君變得很傷感地說：「朱君昨日黃昏，正圍爐看書，忽然暈倒，急請校醫診治不及，當夜仙逝，……還不知是甚麼病。現在校方定於明天開會追悼。」我聞後不勝驚訝，計算

起來，我在貴陽旅店夢見朱君之時，正是他脫離塵世，奔赴天國途中，想是他顧念舊情，順道向我這位既是中學又是大學的同學告別一聲，至翌晨車行順速，當天即到平城，顯又是他安排，我雖然未能和他見最後一面，但能親視他的遺軀入棺，靈輓歸葬，於願足矣。

事隔十年，所謂天者誠難測，

母校體育勳獎史片段

陳汝關

母校老校長唐公文治對於體育十分重視，所以鼓勵之者揣摩心理無微不至，在筆者就讀期間，校名爲「交通部工業專門學校」，英名爲「Government Institute of Technology」簡稱「G.I.T.」，校中因備有五種不同型之T字，製以黃色厚呢，（母校校色爲藍與黃）分別獎給各種體育運動之優秀人物，並附以英文證書，證明其爲某種運動之傑出者，其取得之條件甚爲嚴格，約爲

而神者誠難明矣，所謂理者不可推，而壽者不可知矣！懷念朱君，情長紙短，欲話西窗，其可得耶？

同學情深，死後尙須一叙，況我輩未死者，能不常相叙首？願諸學長早惜生前，毋遺恨於死後。

鏡文謹啓

必須會代表母校出席東方六大學某項錦標比賽三年以上，而球類更須每年出場重要比賽半數以上，並曾參加決賽者，計分爲田徑、足球、籃球、網球、棒球五種，字型如下：

田徑 T、足球 T、籃球 T、網球 T、棒球 T

筆者曾得籃球T字，田徑與足球雖亦曾代表出席各項比賽，

但以資歷不夠，未能中選，當時將籃球T字綴於毛衫左襟之上，證書懸於宿舍壁間，得意非凡，

同學中心焉嚮往者更不乏人，爲物雖微作用甚大，人生自古誰不好名，於今爲烈耳。

代覆李起濤三大「？」

葉在銜

友聲第十八期李起濤學長的「求教大姐」一文，拜讀之下，真覺啼笑皆非，據起濤兄說：是讀了「閒話大姐」不禁筆癢，所以也來湊湊熱鬧，就提出三個問題，要請葉大姐給予指教。

就李兄所提的三個問題，在表面看來，好像很難作答，但在實際來說，絕對不是難題，這到不必爲葉大姐擔憂，怕回答不出，因爲問題的答案，早由李兄自己以事實的表現，於本月十日登在中央日報上交卷了，似乎不用再勞葉大姐多費筆墨。

不過爲什麼我又要多事來替葉大姐作答呢？這完全是替葉大

姐不服氣，而對李兄提出反質問，李兄的「求教大姐」分明是故弄玄虛，拿不成問題的問題，向老實人開玩笑，所以我站在「老大哥」的地位，加上我和「葉」大姐同宗，就不能不替她說幾句話作爲反質：

大家都知道起濤兄最近已同薛斌小姐在高雄舉行訂婚了，薛小姐又和葉大姐同在鐵路局同事，平日和李兄的交往，葉大姐當然清楚，李兄偏偏要向他求教，這不是欺負老實人麼？（最低也是向老實人買弄），這就是李兄的不對了。

時期，已經同薛小姐快要訂婚，還說什麼續娶可能不可能的話，這不是騙人麼？他的第二個問題，薛小姐的條件，都超過李兄的希望以上，還說什麼是不是所望過奢，這不是睜着眼睛說瞎話麼？至於他的第三個問題，兩個人已經到了訂婚的程度，還說什麼求偶無門，賜予援助？我以爲李兄的本領真高，手段更強，自己都找到門路，何用別人幫助，在他這一文中，可以看出得意忘形，恭祝李兄紅星高照，要問何日給我們同學吃杯喜酒？

本刊承會外

盧由校先生致贈「長橋

臥波」封面圖片一幀，謹此

致謝！

友聲月刊敬啓